

孩提时期的我们，对繁花还不那么感兴趣，对映山红唯一的印象是有一年代表梅山一小参加在红军广场举行“唱红歌”的比赛，我们五十多个孩子每天在学校的音乐教室打磨那首能代表我们金寨的县歌：“半夜三更哟 盼天明/寒冬腊月哟 盼春风/若要盼得哟 红军来/岭上开遍哟 映山红”。年岁尚小，没能参悟歌词，只懂得在音乐老师的指挥棒下跟着大家一起唱着；年岁尚小，在漫山遍野的姹紫嫣红中怎么也辨不出那朵映山红。后来我慢慢长大，记得语文书里给我们讲“朱德的扁担”，给我们描述“七七事变”，还给我们讲“乌蒙磅礴走泥丸”……伴随着知识的增长，我慢慢地理解了歌词的含义。

打我有记忆时起，我就是在长岭大姨大姨父和姥姥姥爷身边长大。作为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县城的孩子来说，我们家对于红色教育总是由浅入深。记得小学闲暇的周末，老爸带我去红军广场，他给我讲“燎原星火”的典故；带我参观烈士陵园，他指着每一块碑石给我讲惊心动魄的革命史……特别是我的姥爷——金寨县长岭乡摸云山林场老场长何理文与映山红、与红色教育有着很深的羁绊。

我是姥爷的第一个外孙女，由于父母总是忙于生意，所以从小就在姥爷的林场长大，他对我疼爱有加。那时候我不明白什

难忘那抹深沉的红

黄思齐

么叫工作，只知道姥爷每天总是汗流浹背，天刚破晓就和众多工人一起扛着电锯上山，一走便是一整天。姥爷虽然忙，但每天晚上都带我一起看新闻联播。别看他是个足不出深山的老人，知道的国家大事多着哩。那时候他每天都跟我说今天国家领导人又去哪啦，今天我们又跟哪个国家建交啦……我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趁着他去锅台那边打水泡脚的时候，乱按老式大头电视机上的按键，惹得他总是假装骂我。

姥爷知道的历史故事特别多，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我都很是钦佩，尤其是他的脑子里总是装着数不清的精彩的顺口溜，比如“牛要耕，马要骑，孩子不教就调皮”、“羊有跪乳，鸦有反哺”“百行孝为先”“爹

养儿小，儿养爹老”……姥爷很少教我们如何成大事，但是他总告诉我们不管人有没有出息，首先一定要有德行。姥爷对我们晚辈没有过高的要求，他总强调的是，生而为人，首先要品德端正。姥爷常说：要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小偷小摸、损人利己的事情坚决做不得。

姥爷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他自己也是这么践行的。自从数十年前，从前任老场长手里接过管理林场的接力棒，姥爷便把管林、护林、育林作为自己的责任，成为了一名默默奉献的护林人。这一进山就是四十多年。摸云山林场地势偏远、交通不便，林区山峰之间无交通道路，巡山全靠步行。姥爷独自管护着林场4000多亩林地，他把自己全部的心思都扑在大山中。在他的精心照料下，几十年前光秃秃的山头如今已变得郁郁葱葱。林场里一处长满映山红的山头更是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景点，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驻足观赏。姥爷从摸云山下收购映山红，单靠人力往山上运输，培育、挑水、施肥、除虫，每个环节他都严格把关，亲力亲为。

山绿了，姥爷的头发白了；树密了，姥爷的头发稀了。林场的老员工都退休了，而姥爷，仍然坚守在大山深处，用心血浇灌、

用双手打造了第一片映山红花海，我知道他还有更宏伟的梦想，但是姥爷说时间不够了。那是因为姥爷病了。在前年春天，姥爷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这对他，对我们，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南京长达120多天的放化疗过程中，姥爷强忍着痛苦，和家人一打电话就询问林场的近况。出院的第二天，姥爷就回到他日思夜想的林场中，看到林场的树木时，他感觉自己仿佛什么病也没有了，拿着铁锹就上山了。

姥爷生前总跟我们说，人活这一辈子，总要给社会、给国家留下些什么。为了所钟爱的大山，他付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给我们留下了这座青山，这片花海，也留下了深沉、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如今，又是一年映山红花开季，在岩石缝里、在树林里、在村庄墙下，一抹抹热烈的映山红兀自开放，染红了整个春天。它们在春日里竞相盛开，它们在山崖上峭壁前一丛丛一族簇争艳吐蕊。它们那娇美的身影在苍翠的柏树里，两两映衬，更显鲜艳华艳。“红娟百里映山红，芊芊灼灼眸眸中”，杜鹃花的浪漫是勇敢、忠诚且热烈，如今更添一番深沉。

姥爷的一生，也像映山红一样，热烈、坚守、忠诚。



徐旭摄

说起等车，我也是上高中以后才有机会等车、坐车的。小学和初中时期都是步行，每天来回四趟。高中位于本县另外的乡镇，离家几十里路，不得不乘车。那时候交通不便，需要转三次车才能到校，而每天班车只有固定几班。最晚一班是中午十二点半从始发站出发，途径我家大概在下午一点十分，错过这班等于错过一天。所以，对于等车是丝毫不敢大意的。

一般情况下，每周日的上午，妈妈就开始张罗我上学的事情。为了节省费用，妈妈会帮我炒一盆咸菜，要么豆腐干炒咸菜，要么肉丝炒咸菜，然后装筑到一个大大的搪瓷缸里。这一缸咸菜能吃上一个礼拜，实在吃腻了，会从食堂打一点菜搭配着吃。夏天咸菜长霉了也舍不得倒掉，蒸一蒸接着吃；冬天菜冻住了，舀两勺放在热饭下面焐热吃。老师说：“现在吃咸菜就是为了将来不吃咸菜。”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等车的心理是很奇怪的，当我们不需要坐车的时候，好像看到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地跑；当我们需要乘车外出的时候，车子却是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而且，即使知道车子不会这么早来，也会早早地等在路边，生怕错过了。所以，十二点多吃午饭的时候，妈妈就开始端着饭碗等在路边了。我告诉她：“不急，沿途有人坐车，班车最早也要到一点零几分才来。”但是她不放心，一边往嘴里扒着饭，一边盯着柏油路的远方。然而，班车并不会因为她的期盼和专注而早到。

我是中途上车，通常车里已经坐满了人，售票员会搬个塑料凳递给我：“学生，你在这过道坐，两边座位上的都让让啊，前面还有人上车，你往后坐坐。”这个时候很慌乱，往往忘记和妈妈打招呼，就听到妈妈在窗外喊：“东西莫忘记带！到了打电话！”“知道了，你进屋去吧。”我的回答她根本听不见，只能看着我们的车渐行渐远，留下她瘦小的身影缩在马路边。不管是我们姊妹哪一个坐车，妈妈比我们自己都着急，这应该是平凡普通的妈妈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吧。

等车，但车也不一定就能等到。有一年冬天，我和一位学姐在中转站等车，但是我们等了三四个小时，始终没有车愿意到我们家的方向。眼看天色越来越晚，我们俩一合计，“这要等到什么啊？干脆走回家吧。”于是我们步行了20多里路，也记不得走了多久。由于没有手机，我们和家里无法联系。当我们摸黑赶到家里的时候，家人吓了一跳。

毕业以后，我在家乡的小镇上班，经常要到县城参加相关会议或培训。在此期间，我经常要等最早的清晨五点半左右的那班车，与几名驾驶员和售票员逐渐熟络起来，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他们快到的时候会提前和我说，不需要我再提前出门等。那段时间经常等车、坐车，包括后来等公交车、动车，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等车人。

那天晚上回家，和爱人聊起等车的话题。我问他对于等车有哪些印象深的事情。他说：“还记得在孩子小的时候，去你家拜年，大包小包的物品很多，又赶在春运期间，抱着孩子老是挤坐在小凳子上。每次返回等车，无论阴天天晴、下雨下雪，都是你妈妈站在路边等，让我们坐在屋子里，这些情景记忆犹新。”

那时候的自己多么希望自己能拥有一辆汽车。十几年前，在助学贷款还掉以后，我就着手学驾驶，希望早点存钱买车。后来因为结婚、买房、生孩子等等都需要钱，一直到三年前才买上车。如今外出基本不需要等车，爸妈也不需要我们在马路边为我们等车，但是等车的那种忐忑心理从来不曾忘记。

等车

陈晓翠

姨娘也是娘

李成林

“姨娘身上有娘肉香。”母亲去世以后，我对这句话感受颇深。

姨娘家离我们家有三百多公里的路程，母亲在世时，我们从未去过她家，而现在，母亲不在了，我们总会想方设法抽出时间，去看年迈的老姨娘。我们觉得，姨娘也是娘。

母亲是个苦命的人。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爷爷和哥哥背井离乡出门讨饭。家里条件太差，“一根棍”养活三个人非常困难。为了活命，年幼的母亲就成了别人的童养媳，从此与家人远隔千里，几十年都失去音信。改革开放后，经济好转，母亲终于和娘家人取得了联系，并找到了自己的亲妹妹。从此，我们便有了一个和母亲相貌相似的姨娘。

姨娘虽然来过我们家几次，但因为接触时间不多，也谈不上有多深的感情，也就是一个亲戚而已。自从母亲去世以后，我们兄妹对这个老姨娘突然有了无尽的牵挂，不但逢年过节时会想她，平时稍有闲暇，我们也会拿起电话，向姨娘问安。因为地域不同，方言区别很大，姨娘说的话，我们大部分听不懂，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跟她电话唠嗑的热情。其实，我们不在乎她说的是什么，我们只需要听到她健朗的话语和爽朗的

笑声就够了。

今年春节刚过，我们兄妹就筹划着去看望耄耋之年的姨娘。听说我们要去，姨娘非常高兴，还在我们去的前一晚，再次让儿媳给她洗洗澡，换上干净衣服。她说，不能让外甥们闻到她身上的老人味。她还准备了各种水果和点心，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方桌上，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那天，我们特地起了个大早，六点钟便启程。路上，我们兄妹都很兴奋，热烈地谈论着有关妈妈的话题。大哥说：“现在，我们想妈妈了，还有个姨娘可以去看望，真好！姨娘除了口音不像妈妈，她的性格、习惯，特别是长相，和妈妈一模一样。我们看到姨娘，就像看到了妈妈。姨娘这么大了年纪了，我们要珍惜姨娘剩下不多的日子，多陪陪她……”

见到姨娘的那一刻，我们每个人的眼眶里都盛满了泪水。我们和姨娘有说不完的话，就连晚上在宾馆休息，姨娘也来与我们同住。两天时间，我们和姨娘没有分开过。恍惚间，我们又和妈妈相聚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愿姨娘长命百岁，福寿绵延，让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娘的温情。



家风传承